

第六二一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總部

(卷)
一一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卷目錄

文學總部總論一

易經小畜卦 賁卦 華卦 繫辭下傳 說

禮記儀行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漢揚雄太元經文

法言問神篇

白虎通三正

劉熙釋名釋言語

王充論衡佚文篇 自紀篇 書解篇 案齊篇 對作

晉葛洪抱朴子鈞世 尚博 辭義

文學典第一卷

文學總部總論一

易經

小畜卦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君子所蘊蓄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

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

道義為小也

賁卦

賁章小利有攸往象曰賁章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義天文上富有剛柔交錯四字全潛齋胡氏曰聖

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

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

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

下

革卦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大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吳

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繫辭下傳

物相雜故曰文

義相雜謂陰陽相雜猶青黃之相間故曰文

說卦傳

坤為文

全大正蒙曰坤為文衆色也物之生地至雜而文

禮記

儒行

儒有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

義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

財積以利其身也說集晏氏曰經天緯地曰文故以

多文為富

又

備有博學以知服近文禮記儒行

博學以知服者謂博學博學而後知也近文者近於文

人言不以己之博學誇而後知也近文者近於文

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日磨礱使成也禮記儒行

義建安吳氏曰文章二字蓋指詩書而言也

人盛德種於中而光顯發於外也

明孔子稱堯曰熯乎堯曰熯乎堯曰熯乎

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一字之義則五經錯而成文

黑白合而成章文章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

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目

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

謂文者異矣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義志古書足稱成也言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漢揚雄太元經

文

三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地元陰家一火下中象渙卦

陰飲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繁然

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歛其形質陽氣

發而散之華實彪炳矣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

一日入星宿四度

初一拾禮何綴玉貞

一爲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素朴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玉貞也

測曰拾禮何綴文在內也

衣繡尚綴故文在內也

次二文蔚質否

二爲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

道故否也

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辟也

文質不同故不純粹也

次三天文彌樸乎似不足

本故稱樸樸而質素故似不文也言似者非不足

故稱大文也

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

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

次四斐如邪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亨否

家性爲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

之獸以其文貴斐邪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

及天文以五行也

測曰斐邪之否奚足譽也

不足以比天文也

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

五處天位車服以庸據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

炳有文爲國之光故昭如也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文章與然彪炳可法也

次六鴻文無范恣於川

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文章與然故無法也

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

如川之流從所投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難盡殺

七爲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退而錄綴

違其家性也

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

質勝文則野故養難也

次八彫戢殺布亡于時文則亂

八木也殺善也木見彫刻爲戢戢之事雖見小善

傷於農故布政亡也苟尚文飾以階於亂故言亂

也

測曰彫戢之文徒費日也

彫文刻鏤傷農事也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輔敵

九在文家而爲之終終極文飾以妨於農事故易

以輔敵輔敵祭祀之服而致美乎輔冕此之謂也

測曰極文易富以質也

祭服雖文孝子質也

法言

問神篇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

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言不能達其

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故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

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言

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

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班固白虎通

三正篇

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

曰文

劉熙釋名

釋言語

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

繡然也

王充論衡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閭

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史發取古經

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閭絃歌之聲文當興於

漢喜樂得閭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

閭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

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更莫能曉知

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

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

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

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

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遠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

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

一橫相違以書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

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敕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半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敕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未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領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史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荷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赫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

前嘆韓非之書後惡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珍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制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厭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垂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閣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習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誦古經讀故文也論發習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願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願上恢國圖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彝俗陸賈說以漢德

懼以帝威心覺醒悟慨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慨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法燔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特也望豐屋知吾家斯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爲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係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日多采賅頭文飾於泥塗之中間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繹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富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豈花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顯赫思勉爲善邪人惡致力自禁我然則文人之華勸善懲惡也證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誣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齋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邪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勒叔皮不爲恩提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華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情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瞻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文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質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大文德世

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縹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耽者大夫之貴曾于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僕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威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蚺鱗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上山地無毛則爲鴻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鴻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平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汚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輒子成欲彌文于貞議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真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退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世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

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知夫以業自顯孰與演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者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曰是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元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家卿子雲爲相賦元不工籍答曰文王曰是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閑作不暇日哉感偶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者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者書者多位布散策解輔領軍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大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狗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利不利不能一且二也蜉蝣彈雀則失鵠射鵠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蜉蝣而射鵠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處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

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雖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減滅謂之純一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彙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擬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責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驢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摭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實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始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淫涇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騁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實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或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驥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識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晉郭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衆案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又有偏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思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詞斐炳賦象屈原賈生秦象唐林谷未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千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元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觀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實善不遠爲術併肩以連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二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賢誠也案六略之

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漫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求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檢亂世反諸正人道漢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大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之上計未轉則陸賈之誼不奉衆事不失賈凡論不壞亂則相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教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禍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誡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王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合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

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冀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憫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食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典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蒼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卦自演為六十四卦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益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話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者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歎煩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廢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者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檣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元上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末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城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議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下和受朋足之誅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為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棄正是心漬涌筆

手授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汝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為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議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殺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誇誹也論衡實事疾齊世宣漢快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儕遊戲不好狎侮儕儕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父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

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督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說論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以之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從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徵名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蹈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述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底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僕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

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為說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怒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逢險以趨平不冀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悲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故放答曰可放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悅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思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價明月與礫同裹苟有一寶之質不害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探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議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謔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喚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智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于貢妙稱而怒

馬園諸說而歸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軌款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幸不必阜陶調和蔡莊不俟易牙閭巷之樂不用郅武里母之祀不待太半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鉞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閱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賄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蹊踈殊越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訂鈐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辭華浮華虛偽之語莫不遘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樸撥流失之風反志載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華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賸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其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識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於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大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賸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呼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欲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分筆辯以扶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觀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

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賸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遠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謾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始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謫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裴黹其

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五霸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譽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易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下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捨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辰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易牙和膳肴無潛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謾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譏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

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茲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義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大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

恐異忌雖乖不合焉敢謹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瓊文給甘酸諸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夫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變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辭窮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陳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者不為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夫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木不得福事衆文不得福

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殺多王市肩摩書雜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欲觀讀之者不能不讀阿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為大蟲蘭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園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思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材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尊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第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戚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灑瀉而雨集言落瀟而泉出富材美知貴行章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第之遺雖著鴻臚之論無所東附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噫物無類而產子曰與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託於衆而實出口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較況未嘗履墨余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壽珍才高見屈遺時而然士貴故孤典物貴故獨產文貴常有以放賢是則體泉有故源而嘉木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個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庸不能程是故罕譽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動於鼎彝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聖殊跡百載異聲士貴雅材而慎此不因高據以顯達母觀轍驛無去繼杜祖濁奔湧不勝奇人駭惡禹聖夏禩舜神伯牛履疾仲弓肱全超路庸固回保趙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揚棄不通卓有于雲桓氏稽可通出石山更立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歸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村小在大職在則刺華札之思歷年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於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憐倫獨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規快厝數再冉唐子城際離憐然思當沖沛乃作善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曰守適食則酒閉明寒聰愛精曰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幾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曰黃唐下臻泰漢而果折衷以聖道折衷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歿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晉葛洪抱朴子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瀆之方江河螳蟻之並嵩岱突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者不出某役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頡焉抱朴子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陰之無外習拘閣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在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冷鑠於時暴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理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雖錯簡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騰麗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二都之汪濊博富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嚙嚙所既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白未矣故新制以詐刻加價斲方以偽題見實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聖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凡礫也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譬如東甌之木長淵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淪秋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美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有國色而一人獨閑白佚不可混爲無

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收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麗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頌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辭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輻輳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辭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蓑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神蒿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舉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大典諸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繁雜義深於元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聘驂騭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衰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確切之至言爲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眞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聘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議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述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植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境其相傾也雖三光耀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鉞未足譬其銳鉤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明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鑒之一例

斯伯牙所以未思鍾子野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授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殷馬千駟而騏驎有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客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

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大羊之韞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元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礙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蛄怪其無階而高致驚寒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髻訖於振素猶不得已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雖有超羣之人

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元見重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明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斷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榮煥非漸染之采葳蕤分韻非容氣所假知夫至貞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覯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勳敵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五味并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豈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遠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羅網乎元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絆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聘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驚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逐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看糧之用芭蕉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

貴今詩地虛舉故有損而賤也屬筆之末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思乎營類言元中誠廣驗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迫弱也繁華燁煜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論妙則借元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淡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映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第二卷目錄

文學總部總論二

梁劉勰文心雕龍	原道	徵聖	宗經	正統
荀勗	通變	定勢	採異	體性
呂勗	聲義	比興	考聲	聲律
才略	雅俗	知言	指瑕	序志
才略	知言	指瑕	序志	物類

文學典第二卷

文學總部總論二

梁劉勰文心雕龍

原道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元黃已雜方圓體分日月壘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給呈瑞虎豹以炳蔚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貞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哉日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琴瑟泉石激韻和若珠銑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施機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過河圖乎八封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縢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

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皐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典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動德彌綽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納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激烈劉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總聖獨秀前哲銘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水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元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洽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過道之文也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儆

徵聖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播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襲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鄒伯入陳以立辭為功未置折俎以多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適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鄒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綯說以繁詞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略昭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惟主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微聖立言則文其庶矣贊曰妙極生知磨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

三極舜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故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綿條流紛紜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易

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
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然覓文如說而尋
理即暢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
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義訓同書摘風裁典藻辭
誦喻溫柔在誦故附深衷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
文意曉然矣禮記立體弘用據事制範章條織曲執
而後顯採掇王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故
觀辭立曉而訪義方歷五石六鶴以詳略成文雉門
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悔諒以達矣此聖人之
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繁深枝葉峻茂辭約
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
追取而非晚前修運用而未先可謂泰山徧雨河潤
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
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策祝則禮總其
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
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
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
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
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
六則文麗而不淫楊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合
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
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
漢侈流弊不還正未歸本不其懿歟贊曰三極舜道
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
淵哉錄乎羣言之祖

正緯

夫神道闇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與神龜見而

洪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
也但世復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
經彪炳而緯稠疊孝論昭哲而鈎識歲終按經驗
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絲麻不雜布帛
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擲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
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
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適稱符讖而八十一篇
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
周以前圖錄頗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
乖纖綜其偽四矣偽既信適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
緯何豫焉原夫圖錄之見適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
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嘆如或可造無勞喟然
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實傳仲
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
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
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至於
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
以通經曹褒撰議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
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取張衡發其僻謬荀悅
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義農軒輊之源
山演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
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
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秦令禁絕仲豫惜其雜
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贊曰榮河溫洛是
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芝
華誦詭採其雕蔚

諸隱

古民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享狂夫心險如山口
壅者川怒於之情不一欲諱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
城者彼睨曰之過賦賦喪師國人造保備之歌並唱
戲形貌內怨為併也又晉蟹郎諱理百淫哇苟可箴
戒載於禮典故知詩辭諱言亦無象天雷之言皆也
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
襄譏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
之譏漆城僂孟之諷葬馬並諷辭飾說抑止昏暴是
以千兵編史刻傳滑稽以其辭雖隨回意歸義正也
但木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阜鋪糟醢醢無
所正而詆譭嬉弄故其自稱為賦過亦併也見視
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併說以著笑書薛綜遇宴
會而發嘲調雖排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
士未免杜鰲潘岳醜婦之屬東晉賣餅之類尤相效
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揚之鼻方
於盜削邪張華之形比乎握杏甘曾足芳言有虧德
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者之狂歌歟應者應也逐辭
以隱意諱言以指事也昔還社求孫於楚師喻晉井
而稱秦麴叔儀仁權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突伍舉
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
足賦文諱書於羊裘隱諱之用被於記傳大者與治
濟身其次寓諷諭蓋意生於權諱而事出於機急
與夫諱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欲固
編文錄之數未甘楚莊齊威性好隱諱至東方曼倩
尤巧辭連但諱辭祇戲無益現補自魏代以來頗非
佛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諛諂諂也者週五其辭使昏
迷也或體日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

銜辭義欲施而正辭欲隱而顯荷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郭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重稚之戲詭博辭而朴笑哉然文辭之有諸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釋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耗祖而人室所孟之石支乎譬曰古之嘲隱振危釋德雖有絲麻無棄官制會義適時顯益諷戒空虛滑稽德音大壞

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情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蔚壯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操機方通則物無隱狀關鍵將塞則神有遊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潔玉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揚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此蓋駢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鍊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之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共驅矣方其攝翰氣倍辭則豈平篇成半折心如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微貫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十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善術無務苦虛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合筆而寫毫毫揚雄報館而驚夢桓譚厥厥於

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于建援讀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爾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大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饒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詭難體變遷買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貴軒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闢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鍊鋒律萌芽比與結慮司契垂制勝

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偶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鍾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誦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備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日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銘銘經語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韻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數字

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煜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橫古競今危側詭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繚繚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聲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福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偶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於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贊曰才性異區文辭繁說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疑真功沿漸靡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怡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影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贈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

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挫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義肥辭繁難失統則無骨之微也思不環周索莫之
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慕經典羣才輅筆
乃其骨髓駿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通其
風力道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
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
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
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羣翟備
色翹翹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之采翰飛戾天骨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驚
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雄寬文固唯藻耀而高翔固文
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享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
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顯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跨略規規馳騁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
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道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
之有哉贊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
聘爵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邪凡
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
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

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聘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
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
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
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
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綴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
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
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
望魏采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
麗而雅楚漢侈而麗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
及訛彌近彌濫何則就今陳古風未氣衰也今才類
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晉師範未集雖古今備閱然
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
能復化桓君山云子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刻
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
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
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漢初已極自
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
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
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洛月生西陲馬融廣成云天地
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陲揚雄羽獵云出
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
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
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
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
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
變采如宛虹之奮翬光若長離之振翼迺脫類之文

矣若乃離經於偏解於激乎一致此庭間之題驟豈
萬里之逸步哉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
通則不乏趨時必果秉極無怯聖今制奇夢古定法
定勢

夫情政異臣文趨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
勢者秉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濶曲濶回自然之
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
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
懿効駢合篇者必歸肥遯之華章意淺切者類之醜
藉斷辭辨約者率並繁辭譬激水不瀄楫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翰手圖邑文辭盡情而大馬殊
形情文而雅俗異勢勢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
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
以俱通剛柔雖殊必乘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
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棄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
若雅鄭而其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
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離體切在銓別官商朱紫
隨勢各配章表矣議則準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
儀乎清麗符微書移則措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
範於嚴毅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
事於巧麗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
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桓
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嚴或美衆
多而不見愛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
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
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
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

頗亦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
稱勢也又陸雲曰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
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崇其言夫情固先辭勢
實須澤可謂先述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
巧原其為體詭勢所變厥顯舊式枚穿取新察其
詭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之
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
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
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
也然索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
之才則執正以駁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
不反則文體遂弊矣茲情術可無思邪贊曰形生勢
成始末相承過題似現失激如繩因利賜節情采自
疑枉轉學步力止壽陵

情采

聖賢書辭總攝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澌結
木體實而莖葉振又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鄴同犬羊
犀兕有皮而食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
寫審象建心鳥跡之中藏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緝
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
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雖而
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下而為辭章神理之
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未嘗質也
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
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麗采辯說謂綺
麗也嵇康以麗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
研味乎七則知文實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

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
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
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
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
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
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
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
苟馳夸飾驚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
約而為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摭忽
真遺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
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卑壤心纏幾務而虛述
人外真宰弗存翻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
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
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
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繫固知
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
錦裝衣惡文太章貴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
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摘藻使
文不減質博不滿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
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贊曰言以文遠誠哉
斯驗心術既英華乃瞻吳錦好淪舜英徒艷繁彩
寡情味之必厭

錄裁

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
贅懸貮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
文之貮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
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
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
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辭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
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紊定而委心逐辭
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
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
體游心寬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
之則兩句數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
贈者善數才殺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數者
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殺辭數而言
重則無穢而非贅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為
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鑄
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
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
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
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綺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
棒格勿庸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艾繁也夫
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
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鑄裁何以行之乎贊曰篇章
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
濃淡艾繁翦穢弛於負擔

聲律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台宮商摩自血氣先
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